

最思念的人

1970年代初期的皖西南农村，连饭都吃不饱，就是买个饭碗买块肥皂都很困难，但在农村的山坡湖畔田间地头却生活着一个快乐无忧少年，那就是我。



罗元生，1969年10月生，卫生管理、工商管理硕士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干部。业余笔耕。著有《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》《王震与陶峙岳》《吃出战斗力》《百战将星王尚荣》《健康丝绸之路——中国国际卫生合作纪实》等，作品多次获奖。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。鲁迅文学院第32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。

最思念的人

草坡微微地倾斜，我和邓二丫坐在坡顶的一棵油桐树下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远处浩荡的田野涌动着四月的明媚，天空湛蓝，风轻很，大地辽阔而忧伤，油菜花的香气仿佛伸出了温柔的手臂，漫卷而来攫住了我们，那些无声的沉醉或伤感，没有言语可以击穿。而后，放学铃声自坡下响起，我听到邓二丫轻轻的一声叹息。事后我想，邓二丫永远也不会知道，她叹息的那一瞬间，我的孤独像芒草一样蔓生出来。

此刻，想起1989年的那个春日午后，邓二丫上完最后一堂课辍学的那个下午，我心底依然沁出凉意，像是听到遥远的一滴水声，那也是我们共同的青春发生改变的宣言，此后，我外出求学，她嫁人离乡。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形影不离，过早地抵达了终点。

小的时候，我从未想过邓二丫日后会出其不意横亘在我生命的某个时刻。那是对于青春的回望，或曰祭奠。我顺带会思念那个小小的村庄。我家前院和她家后墙之间，五十米的距离，两株桃树、两株李树和一株梨树，婆娑出一道隐隐绰绰的绿屏。我背上书包穿过那些绿屏去喊她一起上学的日子，细细回想，每一日都像一朵浪花，消逝在往昔的潮水里，仿佛梦境。

邓二丫长我一岁，却与我同班。上小学一年级时，她父亲给她取了个学名叫亚娟。我一次也没有喊过这

因为我有个让我幸福温暖的母亲。

上学之前，我几乎是母亲的影子，从白天到黑夜，寸步不离地伴着她。也讲不清是什么原因，现在想想并不是我天生有恋母情结，而是母亲的舐犊之情太深。

母亲一生生了7个孩子，6个长大成人。我是其中最最小的那个。我出生时，母亲已40多岁了，操劳和重压已使她的体质快速下降。我出生后，她没有一滴奶水，饿得我经常在晚上哭。她害怕养不活我，便寻思办法。有什么办法想呢？母亲端详着瘦削的我，心疼得流泪。后来，她变着法子喂我吃粥，大米粥，红枣粥，蔬菜粥，地瓜粥，面糊糊……

我没有辜负母亲的哺养，长得很健康。可年少的我，就是不听话，爱贪玩，天气稍微热一点，就与小伙伴们下池塘嬉水。我可能只有6岁左右吧，有一天下午，与两个比我大比我高的伙伴下河捞猪草，我不知水的深浅，水性也差，一下去就往下沉，咕咕地喝了一肚子水。这时，一个伙伴用力拽了我一下，死劲地把我往岸边推，我才浮出来爬上岸。当然，我们仨谁也不敢向家里讲，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，照样天天下水嬉闹。可是，

母亲的心

罗元生

几天后不知母亲怎么知道这事，但她一句话也不讲，只是望着我的背影，无奈地发怵。

幼年的我怎么也理解不了母亲此刻的心。我也记不住她的话，抵不住水的诱惑，还是照样跟着小伙伴们往河池里跑，母亲也从不打骂我，就这样，我疯狂地度过了我无知天真的少年时光。

但有一次，母亲还是生气了。我早上不起床，不去上学。因为头一天晚上与小伙伴们在打谷场捉迷藏，玩得太晚。到我醒来时，已经迟了半天。我害怕老师批评，就干脆不去上学。班主任胡正姣老师是个比我妈妈年轻十多年的女老师，她看到我没请假，就到我家来找我。父母都出去干农活了，我睡得死死的，直到胡老师到门前喊醒我……第二天早上，胡老师在我们村屋前的小池塘见到正洗衣的母亲，妈妈才知道我头一天无故旷课之事。那天放学后，她拉着我，不让我下午去放牛，训斥道：“你下午不要出门了，把上午耽误的课补上。作业也不认真做，还敢不去上学！你不想念书了？”我不敢应答，低头趴在桌上，抄写生字。这是我的印象中母亲惟一的一次训斥我，很愤怒，声音穿过了屋顶，传得

很远很远……

小学毕业后，我成绩平平，上初中可能无望。但这一年，由于学校校舍扩建而扩招，我们全班都统一上了初中。就这样，我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中学生。母亲还认为是我考上的，她哪里知道这个顽皮的儿子的成绩啊。上初中后，她平静地对我说，“好好念书吧，三年后考个师范，将来到村里做老师。”我点了点头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的老母亲怎么会知道我们县里还有个师范。可我心里明白，我是肯定考不上的。

进入中学，我也慢慢懂事了。父母老了，哥哥大了，我也逐渐告别了那个无知的年代。可就在我懂事之后，母亲却在突然之间，无声无息地告别了我，而当时，我却不在她身边。

一晃30多年过去了，母亲的心总是牵着我的手，一如在我的童年。尽管那是在梦中，却是如此亲切如此温暖。前些年，我在异乡，在大学，在部队，在边关，一想起母亲就流泪。可今天，在感恩节到来之际，我想起我母亲就幸福，就平静，就温馨……多么美好的童年时光啊，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生记忆，因为我有宽厚仁慈偏爱我近乎执拗的母亲。

1989年的邓二丫

张诗群

像某个当红的港台明星。木匠师傅并不老，除了会打家具，还是一个文艺青年。农闲时节或年假节日，穿喇叭裤的木匠师傅会把他的燕舞牌收录机开得山响，村里的青年男女便拥了一屋子，唱歌，或偶尔跳舞。木匠学徒是师傅的第二个徒弟，和大徒弟的木讷相比，甚至和一屋子的青年男女相比，他显然是最出众的。就在这样的某个时分，邓二丫的心便乱了。

桃花落了，梨花也谢了，李树结满了小小的青果。半个月亮挂上树梢的夜晚，木匠学徒约了邓二丫见面。惴惴不安的邓二丫心头像揣了只小鹿，拉着我作掩护，去见她的心上人。他们站在桃树下，窃窃地私语。我在一棵李树下，抬起头，望风，也望月。月光洒在桃树李树上，每一片叶子都镀了一层银辉，光亮而润泽。我伸手摘下一枚李子，小青果坚硬而滞涩，那是邓二丫的初恋吗？

这年初冬，木匠徒弟随师傅去上海做工，良久不回，再也不回。年底的时候辗转听说，木匠徒弟被雇主的女儿爱上，留在上海不回来了。正二月的某一日，忽而又听说邓二丫投了河，被木匠师傅的大徒弟救了上来。

中考还剩下最后的几个月，紧接着，1989年的春天铺天盖地。所有花草都在多情含芳的时候，邓二丫像是一叶飞累了的蛱蝶，决意辍学，随木匠的大徒弟外出打工。

上完最后一堂课的那个下午，放学铃“铃铃”作响之际，她向着学校的方向，轻轻地叹息一声。那个春日下午的忧伤，与邓二丫有关的青春过往，随1989年的春风，远逝而去了。

你要好好的，邓二丫。



张诗群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，芜湖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散见《北京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《西湖》《边疆文学》等，出版《浮生六记——浮生与温暖》《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》《不负时光不负爱》等文学专著多部，获奖若干。